

清、劉濬編撰

(第四輯)

叢
刊
杜
詩

杜
詩
集
評
(一)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杜詩爲有唐詩史廣博淵奧不易解亦不易讀考亭
朱氏謂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知言哉詮釋者宋以
前亡慮數百家其見於蔡夢弼草堂箋跋者樊晃以
下亦三十餘家純駁不一評杜者自劉辰翁須溪始
辰翁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不事訓詁最得論詩體例
元大德間高楚芳粹刻須溪評點附列諸註世頗稱
爲善本然已失辰翁本意矣海寧劉君質文有杜詩
集評之刻羅列諸先輩評語凡若干家不參已見可
謂善述而不徒作讀杜者其視爲五侯之鯖可乎

嘉慶七年夏五月揚州阮元序

昔蔡夢弼集宋以前評杜者號千家註鈞元纂要抉
摘略盡故放器之亦謂杜詩如周公制作不可復議
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無已姑亦舍其鉅而言其細者
可乎余嘗謂讀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聲病
之學最盛婆羅門竊之以爲三十六字母所謂雙聲
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也而杜之切律也彌
精如已上人茅齋云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則枕
簟爲雙聲茶瓜爲疊韻也正月三日歸谿上有作簡
院內諸公云藥許鄰人勵書從稚子擎則鄰人爲疊
韻稚子爲疊韻兼雙聲也得不謂之吹律胸臆調鍾

脣吻乎其一存乎韻漢魏用韻已異詩易迨唐官韻
出而許敬宗一改二百六部之舊所謂吳楚則時傷
輕清燕趙則時傷重濁也而杜之用韻也必嚴如義
鵠行以巔餐酸存烟宣天拳蜒穿年前然賢傳冠間
肝爲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而以二十四鹽二十
五添通用者妄矣如新安吏以丁兵行城傳聲橫情
平營京輕明兄爲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以十六
蒸十七登通用者又妄矣得不謂之剖析豪釐分別
黍累乎此類悉數不能終竹垞先生嘗述關中李天
生先生之言少陵晚年詩律益細凡律詩一三五七

仄句上去入三聲必稿用之莫有覺出者他人不能
也因相與互誦鄭駙馬宅宴洞中及江村秋興諸作
而歎天生爲獨見吁若兩先生豈欺余哉海寧劉君
寓槎與余爲兄弟交別四五年矣頃自海上歸手一
編來索弁言受而讀之蓋取

國初諸人評杜者凡十餘家彙而列之名曰集評其
用心之勤不可謂不至矣杜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
得此庶足以導示源流尋求奧窓不可繼夢弼千家
註卓然成一家言乎若余所言殆竹垞所謂無關輕
重者與亦不賢者識其小者云爾

嘉慶八年閏二月望錢塘女陳鴻壽拜序

自詔錄作而禪理盡筆注紛而詩教衰何則道在矢
櫨者非形象所能膠趣在咳唾者非語言所得据雲
衣襯月而結璘掩其儀芝房撫流而榮光黜其曜故
夫韓嬰輶矣不嫌於駢拇匡鼎斧藻彌取乎解頤辨
色於秋毫之顛聆音在孤絃之外斯詩評爲足尚焉
同邑劉君寓槎游藝以煥其文媚古以啟其窾王壽
負書於周塗孫敬鑿論於閉戶嘉慶甲子之春歸自
定海出所纂杜詩集評屬引其端予惟近代注杜詩
者夥矣朱鶴齡仇滄柱之外杜說則標異於黃生杜
闡則摭言於盧氏他如顧亭林姜西溟類能獨闡謂

言別參穎義飛廉桂館眩萬戶於堂皇昆明鯨波受
百川之輸灌至夫評語之作須溪爲詳峻思森厲羽
翼黃鶴之編慧解冰渙疏淪玉露之旨以眎斯集何
論伯仲夫鉤元不存乎鬪靡涉深詎藉乎耀華挈領
者卽可見裘膠柱者難與撫瑟是故意極乎幽脩致
兼夫墮隱共割一瓣之甘而嗜好或異同賞一花之
艷而品題自殊譬之尹邢相見各極夫妍媸環燕竝
生不嫌乎肥瘦抑可謂飯顆山頭供俟鯖之饌陳芳
國裏集狐腋之裘者已詩凡十五卷評者十五家海
寧陸辛齋常熟錢湘靈新城王西樵阮亭商邱宋牧

仲秀水朱竹垞洪洞李天生錢塘吳慶百永年申鳬
監吳江潘稼堂俞犀月長洲何義門海寧家初白先
生許蒿廬嘉興許晦堂

嘉慶九年六月既望日弟查初揆拜序

大正四年

五月

昔元微之爲李杜優劣論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聲
律爲工元遺山論詩駁之謂舍連城之璧而取碔砆
余竊嘗思之少陵之詩宏濶博大無所不賅如海焉
百川之所歸輸而由河由江由淮各有所道如五都
之市百貨之所積聚而富商大賈下至百族販夫各
有所貿易取與杜之長律學之似而工者義山也學
之不似而工者元白也微之學杜而知其不可及於
是別爲纏綿婉麗往復委折之體其學之也力其知
之也深則其譽之也獨至然則以鋪陳排比爲微之
連城之璧可也夫學者必以其性之所好致力焉而

後有所從入之而有得而後其立論也不必盡慨于人人而斷不爲依附影響之說浮游而無主宋人詩話無慮數十家言杜者加詳其不爲依附影響之說者皆其有得焉者也吾友劉子質文以所輯杜詩集評示余皆取近代諸人丹黃甲乙者薈萃而臚列之無所去取其言曰吾不知詩又敢知杜諸所評者未知其皆能知杜與否而依附影響之說知其必無也讀杜詩者紬繹而尋味之以已之所得驗其離合向背辟之欲浮海者具陳舟楫帆檣之用道路所經之險易以導之欲適市者列龜貝金錢與夫良楷貴

賤之異宜以告之雖未必皆是其不至漂流于斷港
眩惑于市儈也審矣余讀而善之曰子之用心勤矣
曷不參會諸家自著新說以俟後之論詩者吾知將
有人焉齋戒而請觀奉十五城以就予矣劉子笑而
不應遂書以序其端吳江郭礽序

前賢評少陵詩謂之聖謂之史其詠懷詩有云杜陵
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自
許本如此教器之亦謂杜詩如周公制作不可復議
夫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理義者蓋無幾而諷詠之
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理義也後世之作雖
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寄興高遠讀之使人子君親
臣子之大義勃然而發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
于他文者蓋不必顥言性命而後有關于義理也是
故西山先生定文章正宗于唐詩則首取李杜于杜
詩則首取詠懷北征諸什正以其爲君親臣子而發